

蒙特利尔 — 向塔瑞克·卡梅尔 (Tarek Kamel) 致敬
东部夏令时间 2019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 — 18:30 至 19:30
ICANN66 | 加拿大蒙特利尔

布拉德·怀特

(BRAD WHITE):

欢迎大家，包括那些远程参会的人。我是布莱德·怀特，北美传播主管。感谢大家今晚与我们一起参加这个非常特别的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提供阿拉伯语、中文、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口译服务，因此请在会议室后面自行取用耳机。

今晚，我们要赞颂和纪念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塔瑞克·卡梅尔 (Tarek Kamel) 的一生，他一生中影响了许多人。今晚，他的家人，妻子伊曼 (Iman) 和儿子奥马尔 (Omar) 也来到了这里。我代表在场的每一个人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

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说过一句话，很适合今晚。玛雅·安吉罗 (Maya Angelou) 是一位传奇的美国民权活动家、诗人和作家。她曾说：“人们可能会忘记你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但他们会永远记得你带给他们的感受。”联想到塔瑞克 (Tarek)，他确实做了很多伟大且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但这与他带给我们的感受同样重要。

我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像这样的 ICANN 会议上，我举办了一场特别有争议的公开论坛会议。社群对几个问题表达出懊恼和愤怒的情绪。董事会遭到指责。会议结束时，不少人向我发泄了他们的不满。我用余光看到了塔瑞克一直在看。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在招待会上，塔瑞克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忍住不哭的。”今晚我可能会忍不住。我一直记得那个简单的互动，是因为他带给我的感受，就好像我很重要，他理解我、关心我。

塔瑞克虽然很低调，但你总能感受到他的自信和对他人的尊重。他是互联网先驱，为当时的全球互联网发展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他大胆塑造了埃及向互联未来的过渡，并他祖国的无数成员创造了机会。他坚信所有人都应该能够上网，带头采取了许多举措，在埃及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开放访问。

众所周知，塔瑞克还是 ICANN 社群的关键人物，担任首席执行官的高级顾问以及政府合作部的高级副总裁。他是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方法的有力倡导者，毫不夸张地说，他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尊重。在加入 ICANN 之前，塔瑞克就已成为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的佼佼者。他的存在为 ICANN 组织打开了许多大门。

但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成就而受到爱戴。他个人对世界各地的社群也意义重大，许多人都奉他为良师益友。

今天，希望大家踊跃讲述塔瑞克对你们的意义、你们记忆中的塔瑞克以及他在全球互联网上留下的遗产。在我的右边有一个麦克风。如果你想过来发言，请在麦克风后面排队，等待几分钟。我们想要听听大家对他的深切缅怀，失去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

视频开始

马跃然

(GORAN MARBY):

塔瑞克·卡梅尔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来说[听不清]。他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凡响，我很幸运能与他同行一段时间。我非常想念他。据我所知，我的整个团队都很想他。我们将努力延续他的精神。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爱好，他的团队永远是他的第二个家。对我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导师、榜样、亲爱的同事、真诚的朋友和哥哥。我不会忘记当我被选为 GAC 主席时，他送我那束巨大的鲜花。他把花从日内瓦一直送到开罗，当时他正在住院。我一直都非常想念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他在加入 ICANN 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英雄了。他曾是国际互联网协会埃及分会的创始人。他曾担任 IT 部部长。他很容易相处，同时非常非常有建设性，正如我所说的，他的思维很敏捷。他是一个真正的宝藏，一个真正的好人。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我想用阿拉伯语从头开始讲。自 1992 年以来，[听不清]。你的贡献不可被低估。我相信在 2012 年之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为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而奋斗的人。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他是我见过的最体贴、最热情的一位年轻人。当他成为国际互联网协会埃及分会的创始主席时，我记得在知道有这样一位能干又热情的负责人后，我非常放心，他总是很谦虚、周到，有各种好主意，并且总是乐于助人，即使他在健康方面面临许多挑战。所以，我会牢记我对塔瑞克的所有美好回忆，每当遇到难题时，我都会想：“塔瑞克会怎么做？”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他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很有幽默感，而且很谦卑。他是我的导师、我的老板，而且我很自豪地说他是我的朋友。我深深地记得他非常喜欢薄荷茶和五彩缤纷的便笺纸。安息吧，我的朋友。我们将保持冷静，为了你而坚持下去。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在 2000 年初加入互联网治理和 DNS 社群时记得他的，那时我还很年轻。他非常热情。我总是看到他的笑容，以热情的态度对待新人。我们所有人都会非常想念他，他的遗产永远在这里。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当我想到塔瑞克时，我并没有想到某个特定的时刻或记忆。塔瑞克和我在同一座城市开罗长大。我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学习同一门

学科，工程学。然后，当塔瑞克来到 ICANN 工作时，我们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互相交谈。所以塔瑞克一直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他不止一段记忆的原因。我把他当作是一生的朋友。我会永远记得的一件事或许就是他的笑容。他总是微笑着，总是那么友好和热情。为此，我会永远记住他。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我从他作为互联网先驱所拥有的技术知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互联网是什么或互联网可以做什么。他曾经告诉我，他把我当作他的哥哥。所以现在我很想念我的哥哥。我认为塔瑞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并且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你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使命，我们都爱你。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你为互联网、全世界、ICANN 和我做了很多事情。简单地说，你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你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同事、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一位亲密而出色的朋友。我会比你想象的更想你，但让我很感激的是，七年来，我从你带给我、我们的同事、ICANN、我们的社群乃至全世界的一切中受益良多。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你经历了这么多，但从未抱怨过。我们会珍惜与你的美好回忆。请尽可能陪我久一点。安息吧，我的朋友。

视频结束

布拉德·怀特:

看这个影片时触动我的是，我觉得塔瑞克并不知道如何假笑。每一个微笑都是真诚的，让你感到温暖。真的是这样，每当他微笑时，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轮到台上的人讲述记忆中塔瑞克之前，我们想听听与塔瑞克最亲近的同事有什么要说的，其中几位大家在刚才的影片中已经看到了，现在请你们到台上来。这些是与他相识多年的同事和朋友。

我的同事，同时也是塔瑞克的好朋友，中东利益相关方合作副总裁巴赫尔·艾斯迈 (Baher Esmat) 将介绍这些发言者。巴赫尔 (Baher)?

巴赫尔·艾斯迈:

谢谢，布拉德 (Brad)。有请大家欢迎[听不清]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伊曼，他的儿子奥马尔。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今天，我还想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组。首先是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跃然 (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art, 多利益相关方战略和战略计划高级副总裁) 以及曼迪·卡维尔 (Mandy Carver, 政府合作副总裁)。

我先来分享我对塔瑞克的一些记忆和想法。塔瑞克是我在 1993 年做的第一份工作的老板。他领导着一支工程师团队，致力于将互联网带到埃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是一位年轻而热情的技术领导者，他非常渴望学习，同样也渴望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团队，赋予他们权力，鼓励他们采取行动，甚至犯错误。他曾经告诉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尽量不要半途而废。”

我知道他有过一些其他身份：政府官员、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顾问以及后来的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自从他 2012 年加入 ICANN 以来，我就把他当作 ICANN 的同事。

关于我与塔瑞克在 ICANN 的接触，我想分享的一件事是，我是如何重新发现他的。在加入 ICANN 之前，塔瑞克是我的老板，尽管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没法不把他当作是我的老板。但是在 ICANN，我们有更多时间进行远程交流。除了开会等，我们很少见面，但我们经常交流。我开始更多地了解塔瑞克的人格魅力。我知道他个性坚强、有毅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像过去几年那样坚强和勇敢。虽然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没见过他像那几年那样平静。

我们就此谈过几次，那时我才明白，平静赋予他力量和勇气来对抗疾病。正是这种平静使他能够努力工作，直到最后。但是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带着微笑。这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谈起他的时候，我也总是能保持微笑。

这些就是对这样一位朋友和同事的一些回忆，认识他是我的荣幸。下面，有请曼迪 (Mandy)。曼迪，你也与塔瑞克共事过，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你曾是他的副手。你肯定有很多东西要分享。

曼迪·卡维尔：

太多了。我很荣幸能成为他的副手。他加入 ICANN 时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我很荣幸他邀请我到政府合作部在他的手下做事。我觉得玛娜尔 (Manal) 在视频中所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爱好。我们有时会开玩笑说，他会说四种不同的语言，但却不了解这对休假的意义。我在洛杉矶工作。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日

内瓦。九个小时的时差实际上很有帮助，因为他是个夜猫子。所以这才能达到平衡，他想工作的时间正好是办公时间。

他对工作充满热情。这很重要，但他从不认为自己重要。他总是第一个笑出声来并咯咯笑的人。如果你在开会时跟他坐在一起，就会听到他开始咯咯地笑，你要努力表现得专业一点，而不是迷失方向。和他一起工作很有趣，而且他是一个话痨。

有句话说得好，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Christopher Isherwood) 的一句名言：“最后，留下的不是我们的意见，而是我们的榜样。”他确实以同样的尊重和兴趣对待所有到访者。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即使他已经知道和经历了那么多，他还是想听听别人的看法，向别人学习。

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的榜样。还有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大家都很期待他去洛杉矶办公室，因为他一定会先全部巡视一遍并向大家问好。当他进来时，每个人都想跟他打招呼。

巴赫尔·艾斯迈：

谢谢。特里莎 (Theresa)，你也和塔瑞克一起工作了几年。你们都是执行小组的成员，但你之前就认识他了。你对他最生动的记忆是什么。或者有些什么回忆。

特里莎·斯旺哈特：

有很多难以置信的回忆。一个是他让巴赫尔加入了 ICANN，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视频里的人都说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对话中，在座的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他有着惊人的品质：诚实、谦虚、幽默、战略性思维等等，但我认为，多年来，他对互联网的热情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始终让我印象深刻：他既是工程师，又是外交官，不仅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情况，但同时也提供诸多机会。

2000年，他作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主持了2000年的ICANN会议，也就是我们举办的第五次会议。那是一段有争议的时期，我记得也是一次有争议的会议。但是他以极大的能量和热情担起了这个重任，并处理了许多复杂的事情。

在我个人看来，他眼中闪烁的光芒可以激发你去做任何事情。他会提出了一个想法，与你沟通，然后你就会看到这种光芒，并且你知道这件事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我们听到过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这是无价之宝，还有他对家人的热情和自豪感，这是他非常重视的方面。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故事。

他会把人们聚在一起，无论我们是谁，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是什么，他总是坚持这样做。他能够在我们之间架起桥梁，毫无畏惧地迎接挑战，但是会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建立了网络。在他的帮助下，埃及建立了网络，还帮助非洲建立了 AFRINIC。但这不仅仅是物理的网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多年来所有人的奉献，这也成为了人的网络。

我想我之所以想到所有这些是因为，多年来看到他的参与，看到他的互动以及他为此所运用的价值观和原则。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会继续向他学习，把他带入我们的心中、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不这样做就是我们的失职。

我会想念与他的对话，想念他的指导。他是我早上散步时与之交谈的人之一。他让我知道该做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并且不断集思广益。我会怀念这种感觉，而这只是多年来发生的一件小事。

我想对伊曼和奥马尔说，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们，但我知道你们，感谢你们与我们分享你们的丈夫和父亲。这真是一件幸事。他并没有离开。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正如我们之前听到的那样，“塔瑞克会怎么做或怎么说呢？”因此，我们将继续努力。

我讲完了，[听不清]。

巴赫尔·艾斯迈：

谢谢，特里莎。我确定他没有离开。现在，有请跃然 (Goran) 谈谈他认为他给 ICANN 留下了什么遗产。

马跃然：

我在 2009 年加入瑞典政府时是第一次认识塔瑞克，然后我就去了 [Charman Shake]。他当时是部长。这些年来，我与他见过几次面，但实际上，我在加入 ICANN 时就认识他了。他向我走来，当时我们在巴塞罗那，他自我介绍并说：“我为你工作。”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他为我工作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奇怪。

那时，我还听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不知道我是否需要他的能力，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大的笑话之一。他后来也是那样说的。我们成为了朋友，这看起来不太可能。我来自瑞典。他经常不守时，而我需要守时。

我想说一点私事。在过去几年中，我和我的家人先后经历了三位至亲去世的痛苦，我的两个兄弟和我的母亲都死于癌症。塔瑞克和我本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他在这段时期帮助了我。我们在信仰上达成了一致。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与我分享并给我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兄弟去世时，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问他：“顺便问一下，你在哪里？”他当时正躺在医院的床上接受治疗。像塔瑞克这样，在那种情况下还能花时间帮助别人度过别人的苦难的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所以，回到塔瑞克的精神上。我觉得他体现了 ICANN 的意义：人们开会，尊重其他意见，有时甚至是争论。我可能是少数几个见过塔瑞克生气的人之一。那不是有趣的经历，因为我站在另一端。那时他想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想有很多人都尝试过，但他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相信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会让我自己、让我们所有人在争论或有不同意见时想一想：“塔瑞克会怎么说？”然后我们会咯咯地笑，我们会说：“就这样。”

未知说话者：

[听不清]

马跃然：

还可以说“正是这样”。

巴赫尔·艾斯迈： 谢谢。谢林 (Cherine)，给我们说说你第一次见到塔瑞克的情景。

谢林·查拉比： 在我们见面之前我就知道塔瑞克了。他是埃及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 2010 年和 11 年改革期间，他在关闭互联网的极大压力之下，坚决支持开放互联网。他是个有原则的人。有时他会为了这些原则而付出代价。所以我知道塔瑞克，我一直在关注，因为那时我不在埃及，但我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很敬佩他。

然后，在 2012 年，他离开了那个部门。我接到埃及一个我们共同朋友的电话。他说：“你知道塔瑞克离开埃及后，现在在欧洲吗？他已经联系很长时间了，你在 ICANN 董事会。他想跟你聊一聊，看看他是否有可能加入 ICANN。”我说：“当然可以。我会跟他谈谈的。”这样我们才联系上了，当我与他交谈时，我把他当作部长来对待。我说：“卡梅尔部长”，因为这样称呼比较尊敬。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见到了这个大人物。我离开埃及时还只是一名学生，我在埃及并不算个名人。但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物。

所以我说，“卡梅尔部长”等等，“很高兴与你交谈。”他说：“谢林 [pasha]。” “[Pasha]” 在埃及语中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词语，它会让人感到轻松自在，或者被他人珍视，被他人喜爱。他立即告诉我，“谢林 [pasha]，我们可以忘记这些头衔吗？”我说：“好，部长先生，我忘不掉的，但你可以忘记。”

不用说，从那时起，每次我打电话给他，我们以前经常互相交流，有时每天都会沟通。[听不清]，他在日内瓦接听电话。伊曼目睹过，我总是跟他说：“部长先生，早上好。”他会回答，“谢琳 [pasha]”。他坚持要说这个词。伊曼让我想起了那天的情景。

刚开始的那一刻，令我感动的是他使我感到轻松自在，使我感到我正在和一个伟大而谦逊的人和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交谈。他一开始就向我敞开了心扉。谈话氛围非常轻松。在座的第一次与塔瑞克交谈的每个人可能都有相同的感觉。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总是让别人感觉很舒服。即使在电话中，他也让我感觉很好。

因此，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为了朋友。这是第一次。在我见他之前，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后来，当我真正见到他时，他比电话里的样子还要好。

巴赫尔·艾斯迈：

谢谢，谢琳。谢谢大家分享你们的想法。下面交回给布拉德。布拉德？

布拉德·怀特：

谢谢巴赫尔，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纪念。现在轮到你们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你对塔瑞克的任何特别回忆，请到她那里排队使用麦克风。先报上你的名字，然后就可以向观众讲话了。

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埃及驻蒙特利尔总领事侯萨姆·穆哈拉姆 (Hossam Muharram) 大使。大使？

侯萨姆·穆哈拉姆：

我很荣幸今天能站在大家面前，向一位为工作奉献一生的伟人致敬。他用他应得的成就为国家服务。塔瑞克博士在发展壮大埃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埃及任劳任怨，通过建立/发展埃及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启发了数百万埃及人的生活，使知识流向数百万

埃及人，并允许商业流通到许多实体，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他在埃及所做的工作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拓性工作。

塔瑞克博士，谨代表埃及感谢你。希望数百万埃及人点灯为你照亮前方的道路。谢谢你，塔瑞克博士。愿上帝保佑你。谢谢。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曾经是董事会成员。首先，我认为塔瑞克是一名官员，然后是同事，最后是朋友。1992年，我在旧金山的 [Interrupt] 与他见过面，他正在那里学习有关互联网以及如何将其带到埃及的相关知识。1993年，他参加了 ISOC 研讨会。他学习了 TCPIP 网络，并就互联网的未来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管理等问题，与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激烈和充满启发性的对话，因此我们建议他和他的同事[纳舒厄·阿卜杜勒巴基 (Nashua Abdelbucky)] 教我们将在明年开设的网络管理课程。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做了四五年，直到有其他事情要做才停下来。

我与塔瑞克都曾是 ISOC 董事会成员。他感情丰富，总是想要了解所有事情，并在讨论中提出很好的见解。和他共事非常愉快。

2012年，在完成政府的工作后，他在佛蒙特州呆了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妻子试图与他交谈，但是每隔几分钟，他的手机就响了，然后就会听到他那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塔瑞克那次对话显然非常激动，也非常激烈，我当时就想：“好吧，这个人可能正在尝试决定并弄清楚埃及的未来，而且他还在远程做这件事。”他非常担心当时的情况，想要全力以赴解决问题。

当他加入 ICANN 后，我们便与 ICANN 建立了关系。我记得那是在 2013 年，他一直想在 ICANN 会议之前审视事态。在我提前去到一次 ICANN 会议时，他说：“我们出去吃顿美味的牛排晚餐吧。”我说：“好的。我不常吃牛排。”他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说：“你今晚要吃牛排。”从那以后，每次会议上，他都说：“早点来。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吃晚饭。”所以我们在亚洲吃了牛排，在欧洲吃了牛排，拉丁美洲吃了牛排。我们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都吃过牛排。

他是一个坚信要先了解问题和细节后再尽力而为的人。他很热情，也很体贴。我从未见过他生气。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他从来都不会生气，但是跃然，你曾一度激怒过它。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熟悉的时候，我才从我的非洲同事那里了解到，他在非洲有多大的影响力，不仅在埃及，而且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起着领导作用。我想今晚我们得到了一些证实。

我会想念他的。

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WOLFGANG KLEINWACHTER): 我叫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我也曾是董事会成员。大约 25 年前，我在巴塞罗那的 [I-NET] ISOC 会议上认识了塔瑞克。当时，世界对埃及的拼写都是用小写“e”，因为在 90 年代，埃及确实还没有完全步入信息社会。背后的推动者正是塔瑞克·卡梅尔。有时我会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把你的名字塔瑞克中的 A 写作 @ 呢？这样给你发邮件就轻松多了。”

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他曾在德国慕尼黑求学。所以我们见面时总是会说德语。他喜欢讲德语。我们进行了很多愉快的交谈。在他去世的前两周，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我们交换了很多看法，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家庭。他有两个孩子。我有两个儿子。多年来，我们俩都在努力寻找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因为我们俩都爱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患有癌症。我们交换了无穷无尽的意见。不幸的是，他输了。

安息吧。或许我们可以在塔瑞克中加上@给他发邮件了。谢谢。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我是前 ICANN 董事会成员马库斯·库墨。我恰好也是 IGF 董事会协会的主席，我有幸和塔瑞克一起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将在这里留下一片空白，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错过了作为 IGF 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我是在 WSIS 期间认识他的，但是在他搬到日内瓦后，我才更加了解他，我们在那里变得更加亲近，我了解了他，感谢能和他成为朋友。

但是，我想谈谈早期的记忆。我想那是在 2006 年，他在开罗组织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为 IGF 的第一次会议做准备。我在那儿演讲后，他邀请我去头桌。我以为那张桌子上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部长级人物，但不是这样。他还邀请了非洲互联网先驱：尼·奎诺 (Nii Quaynor) 等其他人士。没有一个部长。然后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对协议不感兴趣，但对实质内容很感兴趣。

塔瑞克，我们会想念你的。

[提贾尼·本·杰马

(TIJANI BEN JEMAA):

大家晚上好。[听不清]。塔瑞克很喜欢说，就这样，塔瑞克过去常以“就这样”来结束他的发言。塔瑞克没来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疾病使他永远离开了。我们都会想念他的。我是在 2003-2005 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上认识塔瑞克的。他曾是埃及部长的顾问并代表他的国家，那时我还是个公民社会的活动家。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会议，我们有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在讨论诸如多样性之类的具体问题时经常碰面。塔瑞克对多样性充满热情，我也一样。

后来，他成为部长后也是这样做的。2008 年，他作为主办国的部长在开罗举办了 ICANN 第 33 届会议。他离开会议室时看到了我，过来与我握手。我敢肯定他当时并不记得我的名字。

2009 年，在沙姆沙伊赫举办的 IGF 大会上，他还是主办国的部长。有一天，我看到他与他的几个同事或助手一起离开大厅。他突然转过来，走到我和我的妻子身边，与我们握手，并告诉我的妻子：“女士，欢迎来到埃及。”那时，我还是确定他不记得我的名字。我妻子问我：“这个人是谁？”我告诉她：“他是主办国的部长。他是组织这项大型活动的人。”他的朴素和谦逊令她感到惊讶和印象深刻。

2012 年，在布拉格的 ICANN 第 44 届会议上，我迟到了，听到有人说：“正如塔瑞克·卡梅尔博士说的那样，”我问我旁边的人，“塔瑞克·卡梅尔博士在哪里？”然后她告诉我，“他就在你的前面。”他消瘦了很多，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他。

会议结束后我们聊天，我邀请他参加我们的 AFRALO/AfriCANN 常务会议。他来了，并积极参与讨论了声明，提出了修改建议等。之后，他又来到了我们的非洲空间。在他加入 ICANN 时，我们就一直邀请他，他从未拒绝过。他同样也到访了最近创建的中东空间。

整个 ICANN 失去了一位[听不清]、敬业且勤奋的高级工作人员。社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支持者。非洲和中东失去了他们最优秀的孩子。我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安息吧，我的朋友。

温迪·普若菲特

(WENDY PROFIT):

我叫温迪·普若菲特。我来自 ICANN 组织，我是在巴西见到塔瑞克的，2014 年我们在那里举办了 IGF。就像今天一样，我为董事会提供支持。正如大家所说的，塔瑞克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在拉丁美洲的同事丹尼尔·芬克 (Daniel Fink) 走过来跟我说：“塔瑞克在他的房间里杀死了一只蜥蜴，他需要立刻与我们谈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联想到这些事情。他说：

“他很生气。”所以跃然并不是唯一一个惹他生气的人。我们去找他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在房间里杀死了一只蜥蜴，董事会不能住在这家酒店。”该酒店建于 60 年代。看起来像是詹姆斯·邦德 (James Bond) 电影中的设施。它是圆形的，紧挨着水。我是说肖恩·康纳利 (Sean Connery) 扮演的那个詹姆斯·邦德，而不是丹尼尔·克雷格 (Daniel Craig)。那是在 1967 年。

所以，他让我们将所有董事会成员从酒店的旧楼转移到酒店的新楼，新楼可能是在 1980 年改建过的。他非常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一位董事会成员身上，在他们的房间里碰到虫子或蜥蜴。

除此之外，当每位董事会成员分别于凌晨 4:00、5:00 和 2:00 以及午夜抵达时，我们整夜都在等他们，向他们致意，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将他们搬到了酒店的新楼里，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的房间，我们会将他们转移到另一家更现代、更新的酒店。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拒绝了，住在我们提供的房间里。

我想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只是他关心的成千上万件事情中的一件，他希望确保照顾到他能照顾的人。我也会想念他的。

尼戈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我是尼戈尔·希克森。我曾在布鲁塞尔办公室和日内瓦办公室为塔瑞克·卡梅尔工作。我是在 2000 年代中期第一次见到塔瑞克的。我曾是英国政府的官员。他曾担任埃及通信部部长。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几次来英国会见英国部长时，我有幸见到过他。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英国的时候，我被安排接待他，把他带到部长那里。那是我的工作。他不是一个人，有一个电视摄制组跟他一起。这是一栋特别敏感的大楼。当时也是英国的敏感时期，我说：

“部长，电视摄制组不能进大楼。你不能随便带一个电视摄制组进来。”他说：“但他们是埃及人。他们是我们的电视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得不让步，让部长来到街上与他合影。但是电视摄制组一直都没有进来。他还记得，后来我再次见到他时，他 2012 年第一次来到布鲁塞尔办公室时，我有幸与他共事。我们处理了欧洲地区的政府合作事务。

2014 年，当他在日内瓦设立办公室时，我有幸搬到了日内瓦，与他一起在办公室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那里工作。

正如你们听到的那样，塔瑞克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他能够同时处理许多事情。其他人先前讲述了他担任部长时的故事……当我在 ICANN 再次与见到他时，我也用了“部长”这个称呼，他很快就让我不要这样叫他。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在日内瓦办公室里，我们像一个团队一样工作。他会泡茶，但不太会煮咖啡。我们一起处理所有事情。他是导师、是朋友、是同事。

你们已经听到了曼迪讲的关于便签纸的故事。他的字写得不是很清楚。好吧，他的字写得太烂了。他把我们给跃然和其他人写的更正内容写在便签纸上，然后把便签纸贴在草稿上。你不得不费劲心力来识别这些笔记。这并不简单。这是我们许多人在日内瓦办公室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这也是我们永远记得他的事情。

而且那些便签纸仍然在他的办公室里。当我们走过他在日内瓦的办公室时，我们会记起他。我们记得他带给社群的一切。我们记得他的灵感、他的热情、他的忠诚、他的友谊。我们当然也会在日内瓦怀念他。

[纳玛·厄宁

(NAMMA ENING)]:

我叫[纳玛·厄宁]。我是 GAC 的以色列代表，我住在埃及的邻国。我第一次听到“ICANN”这个词是在 2000 年。2000 年，ICANN 在开罗召开了会议。我在突尼斯的 WSIS 2005 上第一次见到了塔瑞克。我们在部长之间举行了一次双边会议。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议。他的专业水平，他的[听不清]，令我惊讶。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双边会议。

我在日内瓦又见过他几次。我给他打电话，“我想说我需要一些帮助。”大约一年前，我在日内瓦给他打电话。我在日内瓦见了他几次，但那次有些特殊。我征求了他的建议，但他没有给我建议。因为他动了手术，但他做了一些事情，架起了桥梁。

我要谢谢你，塔瑞克。再次感谢你。Shalom, Chaverim。在希伯来语中，这是“朋友，再见”的意思。我想向卡梅尔女士和奥马尔以及 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家族致以深切的慰问。谢谢。

巴拉克·奥蒂诺

(BARRACK OTIENO):

晚上好，亲爱的同事们。我叫巴拉克·奥蒂诺。我是非洲顶级域组织，非洲地区 ccTLD 组织的经理。我想说说关于塔瑞克的一些事情，我是在 2012 年与他第一次互动的。我知道他是个冷静、镇定、善良的人。在制定非洲战略期间，我与塔瑞克进行了互动，在那里我找到了非洲的其他互联网先驱：皮埃尔·丹吉努 (Pierre Dandjinou)、尼·奎诺。还有会议主持人 AFRINIC 首席执行官阿迪尔 (Adiel)，以及[罗谢尔 (Rochelle)]。

在那次会议上，我记得有一天，他在会后的招待会上找到我。作为最年轻的一员，我和当时在座的资深人士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记得他让我跟他一起去散步。他让我真正融入了社群。那时我加入该组织只有两年时间。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部长，但是我对他的记忆是，他鼓励我，告诉我我走了正确的路。因此，确实如许多人所说的，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另一件事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看到非洲的 ccTLD 社群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和来自非洲的其他互联网先驱与我们坐在一起，为战略制定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见。

我的另一个记忆是，我真的是通过 2009 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进入了互联网领域的。从那时起，非洲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谈论非洲的互联网治理，就一定会想起塔瑞克·卡梅尔所做的贡献。所以，请他的家人、ICANN 社群和 ICANN 领导层节哀顺变。

还有一件事是，从我 2012 年与塔瑞尔互动开始，他就没有忘记我的名字。每次我们在 ICANN 走廊上相遇时，他总是挥手说：“嗨，巴拉克 (Barrack)，”当然是带着每个人都提到过的标志性微笑。

愿他安息。我们真的会想念他。再次向他的家人以及 ICANN 社群表示慰问。非常感谢你。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对塔瑞克最美好的记忆是在 2015 年秋天。当时我们在巴西若昂佩索阿的联合国大院参加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与各国政府进行对话，讨论了因压力测试 18 造成的压力。塔瑞克将我拉进私人房间，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传达出“不要出声，仔细听”的意思，我照做了，然后他用最亲切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并指导我用更有效率的方法与政府打交道。他说：“这是他们的地盘，这些是我的人。”他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非常想念他，我要求塔瑞克继续传播智慧，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它。

玛丽莲·凯德

(MARYLIN CADE):

我叫玛丽莲·凯德。我想说说塔瑞克与到目前为止大家所谈论的不同的一面。在塔瑞克加入政府机构之前，我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就见过他，因为他曾在 AT&T 工作，而我为 AT&T 实验室提供支持。不知道什么原因，AT&T 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以及总裁都认识他，邀请他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会议。那次我见到了塔瑞克。

在我看到有关部长任命的公告之前，我并没有想太多。几年后，我随同世界 IT 服务联盟 WITSA，与大约十位来自 Oracle、IBM、我工作的公司 (AT&T) 等高科技公司的男性高管一起出差，塔瑞克接待我们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高科技双边对话。

大约一个月后，我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当时有五六位来自[会议]举办地的部长，还有高科技公司的执行董事（男性），包括来自 IBM、Oracle 等公司的男性高管，还有我。概率差不多，对吧？塔瑞克向部长们宣布，他们将有机会听到国际电子商务专家的意见。我转身看着所有的男人们，塔瑞克却转过来说，“凯德女士”。我转身说：“见鬼”。

塔瑞克不仅把他自己给我们了，把他的团队也给我们了。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他的团队里总是会有很多女性，而且总是很敬业并代表着塔瑞克所体现的精神和塔瑞克所做出的承诺。

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怀疑过，当然，ICANN 之所以能去到埃及，塔瑞克功不可没。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广泛的社群能去埃及参加互联网治理论坛，也是塔瑞克的功劳。

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我知道你们会永远永远记住他，珍惜他所做的贡献。

[贾姆·伯尼斯
(JAM BURNESE)]:

谢谢。我是来自 AFRINIC 的[贾姆·伯尼斯]。从 WSIS 到 ICANN，我已经多次与卡梅尔先生[听不清]。我只想说，几年以来，我有幸与他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他满脑子都是想法，即使在社群度过了 25 或 30 年之久，塔瑞克·卡梅尔仍然感觉像一个年轻人，一个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年轻男孩。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感觉。

塔瑞克是时间大师。他有奉献精神，致力于维护关系，同时，他也在做自己的工作。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许他的秘诀就是始终把他的耐心传达给团队。对那些直接与他共事的人来说，我知道会非常忙碌，每一天都是挑战，从来都不是例行公事。

最后，我想说 AFNIC 很荣幸多次迎来了塔瑞克。他从日内瓦来到巴黎时，从未忘记向我们问好，欢迎我们的社群参加我们的晚餐。他是唯一一个关注像我们这样的组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告诉我们他认为我们很重要并把重要的事情抄送给我们。因此，我也要感谢他，当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哀悼，不仅要传达我的哀悼，还要传达 AFNIC 所有利益相关方以及所有认识他并且非常尊重他的法国互联网社群的哀悼。谢谢。

布拉德·怀特:

我快速宣布一下。这些人将是最后发言的人。我们将在今晚结束时提供一本纪念册，希望大家在上面签名并留言，也可以写下我们想跟他的家人说的话。因此，这五个人将是我们的最后发言人。先生，有请？

阿卜杜拉·阿梅尔

(ABDULLAH AMER):

谢谢。我是代表非洲地区的 ccNSO 委员会成员阿卜杜拉·阿梅尔。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会尽量简短。

加入 cc 社群后的最近六年，我认识了塔瑞克。我想说说他协助我们在非洲实施的一个项目。当然，他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他与人之间有着独特的联系，因为我记得当我当选加入 ccNSO 委员会领导层时，他给我发了一条祝贺消息，说：“既然你已经加入了非洲领导层，就需要在域名数量上做点什么。”由于非洲合作办公室的设立，我们曾经推荐了他和皮埃尔·丹吉努，实际上是与 ICANN 团队一起交付的。当我们看到显示的图片时，内罗毕合作办公室还在创办之中，我认为这是 ICANN 在非洲的第一个办公室。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最后，我想为他祈祷：“我们都信奉上帝，总有一天会去找你的。”

男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为了向塔瑞克表示最大的敬意，我想谈谈他为 ICANN 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价值。他使各国政府更亲近 ICANN，并在多利益相关方和多边流程之间架起了桥梁，使政府合作部门处于良好的状态。

我个人并不了解塔瑞克，但我有时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在亚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一次研讨会之后，我给法迪 (Fadi) 写了一封邮件，塔瑞克加入了对话[听不清]。他的回应比我写给他的邮件更长。他的接受度很高。他发来的邮件反映出他深深扎根于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受过更深层次教育的人。

愿他的灵魂能够安息。谢谢。

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HADIA ELMINIAWI):

万分悲痛地向塔瑞克·卡梅尔博士致敬，他今天不在我们身边。塔瑞克·卡梅尔博士为他所信奉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初见他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工程师，在埃及大学的外交关系协调部工作了三年，那是在 1996 年互联网商业化之前。塔瑞克·卡梅尔博士在埃及创立并塑造了互联网。他创立了国际互联网协会埃及分会。他创立了 AFRINIC。他不仅在埃及和非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致力于互联网的发展。

愿他的灵魂能够安息，也愿世人永远铭记他的善行。塔瑞克·卡梅尔博士，我们将永远怀念您。这对我们所有人乃至整个互联网社群都是巨大的损失。向互联网社群以及他的妻子伊曼、他的女儿赫巴 (Heba) 和他的儿子奥马尔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说，但我真的对塔瑞克博士有所亏欠。自毕业以来，我与塔瑞克博士共事已有 25 年之久。我们在同一个团队，

里面有我自己、巴赫尔、克里斯缇 ([K]ristine)（我希望她在听），甚至还有我的丈夫。我们和塔瑞克博士都在同一个团队中。在他担任部长的高级顾问以及后来他本人担任部长时，我在内阁信息与决策支持中心与他一起工作。即使他离开开罗，离开政府，我们也继续协调着 GAC 与政府合作之间的事务。

正如巴赫尔所说的，回顾到 90 年代，他不仅将互联网带到了埃及，甚至还带到了邻国。巴赫尔应该记得，我们曾经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供邻国通过埃及拨入互联网。正如曼迪所知，他经常工作到很晚。

塔瑞尔博士本人可能不知道，有些人过去常把东西留下来，就好像他们会回来一样，他们会回家，因为我们以前工作的部门的一端有一条很长的走廊，那是埃及的整个互联网枢纽。另一端就是塔瑞克博士的办公室。中间是整个部门。所以他真的全天候看着我们。

即使他在医院，也会参加所有的电话会议，甚至在护士进来时，他都会告诉她不要打扰他，待会再来，因为他正在通话。

我从未见过那么敬业的人，一个工作狂，但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很有策略，但从未错过任何细节。他过去常常会把他的演讲稿审查一遍、两遍，甚至三遍，同时还会审查会议晚餐的菜单。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认为他是埃及 ITC 社群的教父。

我会非常想念他的。我们已经非常想他了。我希望他去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谢谢。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大家晚上好。我是玛盾·波特曼，我最初的回忆是这个温暖的男人对我们的热烈欢迎。我们都很热衷于全球的能力培养和互联网治理问题。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欣赏他不可思议的敏锐度，以及他对互联网治理、对世界、对人们的关心。

这些年来，我们聊了很多，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还学会了与我的妻子一起欣赏伊曼，因为他们夫妻不仅在那里工作，而且都很人情味、很热情。这样的温暖[听不清]存在了。

我想分享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玛盾 (Maarten)，渴望九月底见到你。非常想再见到你，继续进行我们有关 ICANN 生态系统的战略 IG 谈话。”我和他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辈子再没法继续了。他走的太快了。我很想他。我非常感谢他给予我极大的尊重。这是他尊重人的一面镜子。

[听不清]，在他去世的前一周，我还看到过他，就是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世界无线电会议上播放的那段小短片里，人们都在驻足观看。他值得这样的关注。他值得被大家记住，我们会带着他一起前行。感谢伊曼和奥马尔与我们一起赞美他的一生。

布拉德·怀特: 有时候重点不是言语，而是言语背后的情感。让我们感谢所有这些人。

现在，我将邀请 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跃然上台，让他来欢迎伊曼和奥马尔上台。跃然？

马跃然:

伊曼和奥马尔，毫无疑问，认识塔瑞克的人都知道你们是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人。因此，我们决定与你们一起赞颂他的丰功伟绩，因为
我们不想总是在悲伤之中。大家知道，我们邀请社群以及每个人写
下了对他的怀念。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做出了这本
书。我希望你们能看看这本书，因为这实际上包含了我们所了解的
塔瑞克的许多趣事。

伊曼·卡梅尔

(IMAN KAMEL):

非常感谢你。谢谢，跃然。谢谢。

奥马尔·卡梅尔

(OMAR KAMEL):

我也想说几句话。感谢大家今晚在这里向我亲爱的父亲塔瑞克·卡
梅尔致敬。非常感谢 ICANN 董事会主席谢林·查拉比和 ICANN 首席
执行官跃然的热情欢迎以及他们的全部支持，使他们让我们得以来
到这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亲爱的埃及总领事侯萨姆·穆哈拉姆的
出席。

正如大家所知，塔瑞克与互联网社群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
期。自 ICANN 成立之初，他就加入了，并于 1990 年参加了 ICANN 会
议。他甚至于 2000 年 3 月在开罗主持了两次 ICANN 会议，分别是
2000 年 3 月的 ICANN 第 5 届会议（现在已经是 ICANN 第 66 届了）和
2008 年 11 月的 ICANN 第 33 届会议。

在过去七年中，他投身于 ICANN 的工作。我们一家人都认为，他与大家一起工作的热情是他战胜许多疾病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ICANN 和互联网社群的爱、支持与赞赏使他更加坚强。

感谢大家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再次感谢大家在这个艰难时刻表示衷心慰问、出席本次会议并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请允许我引用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的一句话，“最终，重要的不是活了多少年，而是这些年你怎么活。”从我们家来讲，让这些美好的回忆留在我们心中。非常感谢你。

布拉德·怀特:

感谢大家今晚的出席。我们很感激。会议室后面提供了一些苹果汁，这是塔瑞克最喜欢的饮料之一，请大家一起享用。再说一遍，如果你想在纪念书上签名，它就在会议室的后面。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会议记录结束]